

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西译的版本处理 及其校勘学价值

——以《玉娇梨》、《聊斋志异》、《穆天子传》为考察中心

宋丽娟

内容提要 在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西译的过程中，译者的版本意识经历了一个从沉潜到萌发，再到自觉的历史嬗变。在这个嬗变过程中，译者在版本厘择和校勘中所采用的文本整理方法，既遵循了西方传统的文本校勘原则，又和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相仿，并率先将此方法应用到在中国被视为“小道末技”的“说部”上，对中国小说版本校勘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中国古典小说在创作改编和抄写翻刻的流传过程中，受作者文学趣味、刊刻抄写者欣赏口味以及时代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往往会造成小说文本内容或书籍版式等各方面的差异，由此生成了小说各种不同的版本，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版本复杂纷呈的独特现象^①。正是由于这种现象，在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过程中，小说译本所据之版本，便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亦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近年来，已有部分论文涉及相关论题，如王薇《〈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2005）^②、王金波《〈红楼梦〉德文译本底本再探》（2007）^③和《乔利〈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考证》^④（2007）等，皆着眼于探究一部具体小说西译文本的底本版本，属个案研究的范畴。本文试以几部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底本为例，将其置于“中学西传”的历史语境和时空纬度中，探讨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西译中，译者小说版本意识的历史嬗变及其潜在的校勘学价值。

在中国古典小说译成西文之初，小说版本复杂纷呈的现象，并没有引起译者的足够重视，他们往往以手边可得的小说版本为底本进行翻译，版本意识尚处于沉潜状态；而随着小说西译的逐步深入和西方汉学的逐渐拓展，一些译者在翻译前，开始对小说版本做出调查，从而厘择出底本

和对校本，并对之进行初步的对校和修订，版本意识逐渐萌发；在此基础上，对所选底本做出进一步的整理和校勘，并撰写出简单的校勘记，版本意识便走向自觉。从沉潜、到萌发、再到自觉，不仅反映出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西译过程中，译者小说版本意识的不断增强，而且译者在版本厘择和校勘中所采用的整理方法，既遵循了西方传统的文本校勘原则，又和中国乾嘉学派的考证法相仿，并率先将此方法应用到在中国被视为“小道末技”的“说部”上，在小说版本的研究上占了先机，对中国小说版本校勘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 版本意识的沉潜与《玉娇梨》的底本考证

版本意识的沉潜指在中国古典小说译成西文之初，由于异质文化间的隔膜和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译者对所译小说的版本认识基本上处于遮蔽状态，往往以手边可得的小说版本为底本进行翻译；即使偶或意识到所译小说具有一种以上的版本，在译文中亦没有给出所据底本的任何信息。前者如《好逑传》帕西译本，1761年在伦敦出版时，虽然在题目中表明译文是直接从中文翻译而

成。但是,帕西(Thomas Percy)没有给出所据中文底本的任何信息,以至于西方读者对这部小说是否是中国小说存在质疑。因此,帕西不得不在序言中附上一封《广州来函摘要》,摘要中说:“我向一些中国朋友咨询了《好逑传》,但似乎没人知道这部小说,直到我偶尔提起铁中玉,他们马上清楚了我的意思,回答道:‘大概四、五百年前我们的确有一部关于他的小说,你怎么知道铁中玉呢?’”^⑤以此来证明中国确实有《好逑传》这部小说,但是对译本所据版本则只言未提。后者如《玉娇梨》雷慕莎译本,雷慕莎(Abel Rémusat)在译本序言中提及,他所看到的《玉娇梨》中文版本已有四、五种之多,各个版本之间存在着些微的差别,他准备写一篇专文探讨《玉娇梨》的版本问题,惜乎后来出于某种不可考知的原因,并没能成文。而且,雷慕莎也没有注明其译本的中文底本。我们今天只能通过译本透露出的蛛丝马迹,对小说所依据的版本做出初步的推测和考证。

雷慕莎终其一生并没有到过中国,他所能接触到的中文书籍大抵依靠法国的汉籍收藏。而在雷慕莎生活的时期,法国中文图书以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最丰。笔者检阅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玉娇梨》中文版本,恰为五种,正好符合雷慕莎在译文中所提到的中文版本数。这五种版本分别为:

1) 内封右方题“潇洒文章”,中间题“合刻天花藏才子书”,左下方有“绿荫堂藏版”五字,有铃印。首页“合刻天花藏才子书序”后题“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康熙丙寅年仲秋月镌”。这部书将《玉娇梨》与《平山冷燕》分上下栏合刊,上栏是《三才子玉娇梨》,下栏是《四才子平山冷燕》,全书二十回,分四卷。卷内书题,上栏作“新刻天花藏批评玉娇梨”,下栏作“新刻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第一卷于上栏《玉娇梨》卷端题“蕙秋散人编次”。上栏半叶十二行,行十三字,下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单栏,黑鱼尾。

2) 同1)。合刻天花藏才子书,绿荫堂藏版。

3) 内封右方题“重镌繡像圈点秘本”,中间大字题“玉娇梨”,左下方题“金闾拥万堂梓”。内封上中画一幅,右下角有铃印。首“玉娇梨叙”,后署“素政堂主人题”。正文卷端题“新镌

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后一行下署“蕙秋散人编次”。不分卷,二十回。半叶九行,行二十四字。白口,黑鱼尾。

4) 内封右方题“重镌繡像圈点秘本”,中间大字题“玉娇梨”,左下方题“金闾拥万堂梓”。内封无画,无铃印。首“玉娇梨叙”,后署“素政堂主人题”。正文卷端题“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后一行下署“蕙秋散人编次”。正文仅存两回。半叶九行,行二十四字。白口,黑鱼尾。

5) 袖珍本。无内封,无序,无目次。正文仅存二回:第二回“老御史为儿谋妇”与第三回“白太常难途托娇女”。半叶七行,行十六字,白口,单栏。

笔者经过对校,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五种《玉娇梨》实属两个系统,一为绿荫堂藏版《玉娇梨》;一为金闾拥万堂梓《玉娇梨》圈点本。可见,雷慕莎《玉娇梨》法译本的中文底本大抵应为两者之一。下文通过法译本与绿荫堂藏版《玉娇梨》、金闾拥万堂梓《玉娇梨》圈点本的仔细对校,以期得出《玉娇梨》雷慕莎法译本的中文底本。如第十六回“花姨月姊两谈心”中言及红玉与梦梨的闺中乐事:

绿本:白小姐道:“品题在妹,姐居然佳士,虽毛颜复生,亦无虑矣。”^⑥

金本:白小姐道:“品题在妹,姐居然进士,虽毛颜复生,亦无虑矣。”^⑦

译本:“S'il dépendait de vous de fixer les rangs, vous auriez bientôt fait de moi un docteur, dit mademoiselle Pe: que je revienne seulement au monde avec de la barbe au menton, et je puis être sans inquiétude.”^⑧

绿本和金本虽差别不大,但一为“佳士”,一谓“进士”,意思不大相同;姑且不论译文对“毛颜”的误译,译文用词“docteur”,恰与“进士”相对,与金本相同。又如第十九回“错中错各不随心”的起头诗:

绿本:天地何尝欲见欺,大都人事会差池。睁开眼看他非我,掉转头忘我是谁。

弄假甚多皆色误,认真不少总情痴。姻缘究竟从前定,倒去颠来总自疑。^⑨

金本:造化何尝欲见欺,大都人事会差池。睁开眼看他非汝,掉转头忘我是谁。

弄假甚多皆色误，认真太^①过是情痴。姻缘究竟从前定，倒去颠来总自迷。^①

译本：Pourquoi faut-il que le sort trompe si souvent nos vœux?

Presque toutes les affaires vont ainsi d'une manière désordonnée.

En ouvrant les yeux on voit bien que lui n'est pas moi.

Mais en se réveillant, on se demande: Qui suis-je moi-même?

Mille apparences trompeuses abusent à tous moments,

Et il est au-dessus de nous de discerner la vérité.

La destinée du mariage doit avoir été fixée d'avance;

Et pourtant, au milieu de tant de contre-

temps, on finit par s'égarer.^①

译文对诗歌虽非字面上的直译，但是“sort”，“s'égarer”分别与“造化”、“自迷”对应，仍是与金本比较接近。以上例举虽只有两个，但颇能说明：雷慕莎法译《玉娇梨》的中文底本，应为金阊拥万堂梓《玉娇梨》重镌繡像圈点秘本。

有意思的是，雷慕莎法译本出版三年之后，巴黎刊印了《玉娇梨》的刻石堂藏本，是海外发行的《玉娇梨》中文版本^②。该版本附有法文封面，封面上半部即雷慕莎法译本的题目及译者信息。下半部注明该版本是由巴黎亚洲协会成员土地测定几何学工程师 J. C. V. LEVASSEUR 复制发行，1829 年由巴黎 V. RATIER 出版社出版（见图 1）。书内附汉文内封，上边横题：“己丑年镌”，左题：“栾城臣子笔”，中间大字：“玉娇梨”，右下题：“刻石堂藏板”。显然是参照中文原版的基础上又稍作改动而成的。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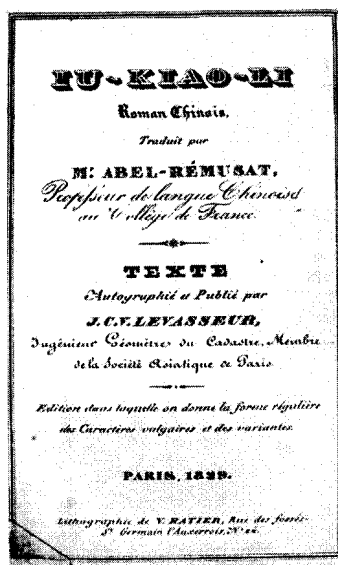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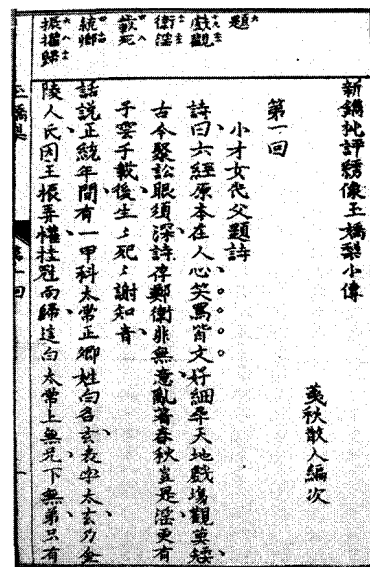


图 3

巴黎刊印的刻石堂藏本《玉娇梨》既以中文原版为底本，又以雷慕莎法译本信息为封面，由此可见，此本所据中文原版与雷慕莎法译本的中文底本应为同一个版本系统。

巴黎版刻石堂藏本《玉娇梨》正文卷端题：“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后署“蕙秋散人编次”；正文中有圈点，与金阊万堂梓《玉娇梨》重镌绣像圈点秘本同。刻石堂藏本《玉娇梨》（以下

简称刻本）在正文上边增一行空格，注明文中通俗字体的规范字形，并在字体右上标出数字，表明其在文中的确切位置。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四字。白口，黑鱼尾。版式亦与金阊万堂梓《玉娇梨》同。另外，在绿本和金本出现异文之处，刻本皆同金本。如第一回“小才女代父题诗”：

绿本：他好不嘴强，这是一杯也饶他不过……就依二兄说，做完诗不怕他不吃。^③

金本：他若不嘴强，这是一杯也饶他不过……就依二兄说，做完诗恐怕他不吃。^⑭

刻本：他若不嘴强，这是一杯也饶他不过……就依二兄说，做完诗恐怕他不吃。^⑮

绿本与金本有些微的差别，刻石堂藏本也从金本。又如第一回中之《赏菊诗》：

绿本：紫白红黄种色新，移来秋便有精神。好从篱下寻高士，漫向帘前认美人。

处世静疏多古意，傍予疏冷似前身。莫言门闭官衙冷，香满床头已浹旬。^⑯

金本：紫白红黄种色新，移来秋便有精神。好从篱下寻高士，漫向帘前认美人。

处世静疏今古意，傍予疏冷似前身。莫言门闭官衙冷，香满床头二十辰。^⑰

刻本：紫白红黄种色新，移来秋便有精神。好从篱下寻高士，漫向帘前认美人。

处世静疏今古意，傍予疏冷似前身。莫言门闭官衙冷，香满床头二十辰。^⑱

刻石堂藏本《玉娇梨》亦与金阊万堂梓《玉娇梨》完全相同。由此可见，刻石堂藏本《玉娇梨》的中文底本乃金阊万堂梓《玉娇梨》重镌绣像秘本，进一步佐证了雷慕莎《玉娇梨》法译本的底本应为金阊万堂梓《玉娇梨》重镌绣像秘本。

而在雷慕莎《玉娇梨》法译本发行三年之后，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 F. Davis）再译《好逑传》时，已在译本中附有中文原著的内封，内封左题“精刊古本两才子书”，中间大字“好逑传”，右上题“嘉庆丙寅年镌”，右下题“福文堂藏板”。不仅对《好逑传》的真实性给出了确实的证据，避免了帕西译本所遭受的质疑；而且，清楚地表明了译本所据的版本。虽然德庇时并没有对小说版本做出更多说明，但从完全忽略到清晰标注，预示着译者底本意识的觉醒。

二 版本意识的萌发与《聊斋志异》的底本择订

版本意识的萌发是指随着小说西译的逐步深入和汉学研究的逐渐拓展，译者不仅在译本中清楚标注出译本所据的版本信息，而且往往在翻译小说之前，对小说版本情况进行一番调查，既在此基础上厘择底本，又选出对校本，并对所选底

本做出初步的对校和修订，译者对中国小说的版本意识逐渐萌发。如翟理斯的英译本《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选译了《考城隍》、《瞳人语》、《婴宁》等164篇作品，1880年在伦敦出版，是《聊斋志异》较早被翻译和介绍到西方的译本。而且，翟理斯在译本序言中论《聊斋志异》的成书和刊刻时说：“除了一些关于作者的不确切资料，这部书几乎未被任何外国人提及。比如已故的梅辉立先生在《中国辞汇》第176页上声称‘《聊斋志异》作于1710年左右’，而实际上该作品完成于1679年，这从上文‘作者自志’中的时间可以看出。我必须指出，《聊斋志异》在最初的许多年里都以抄本的方式流传。据蒲松龄的孙子在出版的书末题署，蒲松龄因过于贫困而无力支付高昂的雕版费用。直到1740年，当作者已经去往他所喜爱描述的那个世界多时之后，上文提到的他的孙子才将这部书刊印出版，这个版本就是现在广为熟知的版本。从那时起，就有众多版本出现在中国公众面前，其中最好的是但明伦——一个盐官刊刻的。但明伦在道光朝很发达，并在1842年自费刊刻了一个优秀的版本。这个版本有16册，小八开本，每册大约160页。由于不同版本的篇目偶尔会有出入，所以我要提醒中文系想将我的翻译与原文比较的学生们，我的翻译根据的是但明伦的评本，并用1766年刊行的余集序本校勘。”^⑲由此可见，翟理斯清晰地意识到《聊斋志异》不同版本间存在着差异，在参阅了《聊斋志异》多个版本的基础上，厘择出底本和对校本，即以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刻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为底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赵起杲青柯亭刻本为对校本。

据《中国小说总目提要》记载，《聊斋志异》版本有数十种之多，大抵可分为“稿本系统”、“抄本系统”和“刊本系统”。翟理斯英译本选为底本和对校本的但明伦评本和青柯亭刻本均属于《聊斋志异》刊本系统中青刻本系列。其中，青柯亭刻本以《聊斋志异》郑藏本为底本，以周藏本和吴藏本为参校本，由赵起杲主持刊刻，余集、鲍廷博等人参与其事，青柯亭本遂成为后世众多翻印本的祖本。但明伦评本即以青柯亭本的重刻本为底本，篇目内容基本没有改动，却加入了大

量的评语和部分注释,但文字鱼鲁之讹颇多。因此,翟理斯在以《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广顺但氏刻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为底本外,又择以乾隆三十一年赵起杲青柯亭刻本为对校本,在翻译之前,对所选底本进行了初步的对校和修订。

翟理斯虽然没有在译本中交代其修订之处,更没有撰写校勘记,但仔细比较译本、底本和对校本,可知翟理斯在翻译之前,以《聊斋志异》但评本为底本,青柯亭本为对校本,纠正了底本的多处讹误。如仅卷一即订正了底本文字的十处错讹:

1) 但本:曰:黑漆似巨耐杀人,以不中应曰:可同小遨游出此闷气。^②

青本:曰:黑漆似耐杀人,右目中应曰:可同小遨游出此闷气。^③

英译: When one day he heard a small voice, about as loud as a fly's, calling out from his left eye: "It's horribly dark in here." To this he heard a reply from the right eye, saying "let us go out for a stroll, and cheer ourselves up a bit."^④

2) 但本:人惊拜老僧而问其故。^⑤

青本:朱惊拜老僧而问其故。^⑥

英译: Mr. Chu was greatly astonished at this and asked the old priest the reason.^⑦

3) 但本:既而抵足寝,梦成裸伏胸上,气不能息,诃问何为,殊不答。^⑧

青本:既而抵足寝,梦成裸伏胸上,气不能息,诃问何为,殊不答。^⑨

英译: They then retired to sleep on the same bed; and by-and-by Chou dreamt that Ch'êng was lying on his chest so that he could not breathe. In a fright he asked him what he was doing, but got no answer.^⑩

4) 但本:玉鹑渐悍,而其怒益烈,其斗益急,未几雪毛摧落垂翅而逃。^⑪

青本:玉鹑渐懈,而其怒益烈,其斗益急,未几雪毛摧落垂翅而逃。^⑫

英译: and the Prince's bird was beginning to show signs of exhaustion. This enraged it all the more, and it fought more violently than ever; but soon a perfect snowstorm of feathers began to

fall, and, with drooping wings, the Jade Bird made its escape.^⑬

5) 但本:自是身忽忽若有所忘,至夜不敢息烛,戒子勿熟。^⑭

青本:自是身忽忽若有所亡,至夜不敢息烛,戒子勿熟。^⑮

英译: but from that moment the trader's wife was not quite herself. When night came she dared not blow out the candle, and bade her son be sure and not sleep too soundly.^⑯

6) 但本:久之无异,乃离门扬言诈作欲搜状,歛有一物如狸,突奔门隙,急击之,仅断其尾约二寸许,淫血犹滴。^⑰

青本:久之无异,乃离门扬言诈作欲搜状,歛有一物如狸,突奔门隙,急击之,仅断其尾约二寸许,湿血犹滴。^⑱

英译: Nothing, however, happened, and he moved from the door a little way, when suddenly out rushed something like a fox, which was disappearing through the door, when he made a quick movement and cut off about two inches of its tail, from which the warm blood was still dripping as he brought the light to bear upon it.^⑲

7) 但本:居无何,门外大呼曰:“我请髯宗师至矣!”众起。俄负判入,置几上,奉觞酬之三。^⑳

青本:居无何,门外大呼曰:“我请髯宗师至矣!”众起。俄负判入,置几上,奉觞酬之三。^㉑

英译: and before many minutes had elapsed they heard him shouting outside, "His Excellency has arrived!" At this they all got up, and in came Chu with the image on his back, which he proceeded to deposit on the table, and then poured out a triple libation in its honour.^㉒

8) 但本:彼不艳於其二,陆判官取儿头与易之,是儿身死而头生也。愿勿相仇。^㉓

青本:彼不艳於其妻,陆判官取儿头与易之,是儿身死而头生也。愿勿相仇。^㉔

英译: Mr. Chu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but desiring a better-looking face for his wife,

Judge Lu gave him mine, and thus my body is dead which my head still lives. Bear Chu no malice.^{④3}

9) 但本: 朱生入礼闱, 皆以场规被放, 于是灰心仕进。^{④4}

青本: 朱三入礼闱, 皆以场规被放, 于是灰心仕进。^{④5}

英译: Subsequent to these events Mr. Chu tried three times for his doctor's degree, but each time without success, and at last he gave up the idea of entering into official life.^{④6}

10) 但本: 径出门放, 於是遂绝。^{④7}

青本: 径出门去, 於是遂绝。^{④8}

英译: With this he bade them farewell, and went away.^{④9}

以上十例, 译文在但本和青本存在异文时, 皆同青柯亭本。显而易见, 翟理斯虽然选择他认为《聊斋志异》最好的版本——但明伦评本为其翻译的底本, 却仍以青柯亭本为参校本, 校正了但评本文字上的豕亥鱼鲁之讹。这种修订虽然没有以任何显在的形式在译本中有所交代, 却以潜在的存在方式, 见证了译者在翻译之初, 对底本所做出的校对工作, 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和提高了译文的质量, 而且彰显出小说译者版本意识的萌发。

三 版本意识的自觉与《穆天子传》的底本校勘

当译者在版本意识萌发的基础上, 厘择出底本和对校本, 对之进行初步的对校和修订之外, 对底本进行更进一步的整理和校勘, 并撰写简单的校勘记时, 便意味着译者的版本意识开始走向自觉。如欧德理(Ernst Johann Eitel)的《穆天子传》六卷本全译, 刊载于《中国评论》第17卷第4、5期, 题为: *Muh-T'ien-Tsze-Chuen, or Narrative of the son of Heaven [posthumously called] Muh*. 并在译文卷一标注: Edited by Ching Lien of Nanch'ing; Collated with the edition of Hung I-huen of Lin-hai. 即以《穆天子传》金陵郑濂校本为底本, 临海洪颐煊校本为对校本。而且欧德理在注释中指出, 在小说文字有阙失或难解之处, 亦参阅了

《穆天子传》的其他多个版本及理雅各(James Legge)所译《竹书纪年》(*Bamboo Books*)。

《穆天子传》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刻本为元代至正年间, 据南台都事刘贞所藏《穆天子传》刊刻的金陵学馆重刊本。自明清以来, 《穆天子传》刻本日见增多, 且有不少手抄本一并流传。顾实先生《穆天子传知见书目提要》所列《穆天子传》的刊本、抄本和校本已达二十九种之多。欧德理英译《穆天子传》所选的底本金陵郑濂校本, 载于《增订汉魏丛书》, 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陵王谟刊刻, 在有清一代翻刻甚多, 流播广泛。欧德理择为对校本的临海洪颐煊校本乃以郑濂校本为底本, 以程本、吴本、汪本等为参校本, 又整理爬梳前人类书古注等著录中《穆天子传》的引文为参照, 使洪颐煊校本成为《穆天子传》的精校本, 被《郑堂读书记》称为“今本中最善者”。欧德理以郑濂校本为底本, 以洪颐煊校本为对校本, 兼顾了传播因素和校本质量。

不仅如此, 欧德理还参阅了《穆天子传》的其他多个版本, 及西人关于《穆天子传》的研究成果, 并根据译者自己的理解, 在翻译《穆天子传》之前, 对底本做出了较为细致的校勘, 或填补小说中的阙失, 或对文本之间有出入的字句进行乙正。这些补阙和乙正, 凝结着译者对底本校勘的认真思考, 大致有以下三种处理方式:

(1) 在郑濂校本和洪颐煊校本出现异文时, 依据洪本校正郑本。如卷一:

郑本: 用申八骏之乘。^{⑤0}

洪本: 用申八骏之乘。(申本作伸, 下又有□字, 从太平御览四十引改删。臧镛堂云宋板尔雅疏引作用中八骏之乘。申为中之伪。中八骏者内廐所畜也。)^{⑤1}

英译: Thereupon he used the carriage with the eight steeds for the second [read 中 for 伸] (Equerry), and processed to the feast given on the islet at the river-fork in that portion of the Ho which runs South of Tsih-shih.^{⑤2}

译文参考洪本的注释, 在译文中注明 [read 中 for 伸]。又如卷二:

郑本: 而豐□隆之葬, 以詔後世。^{⑤3}

洪本: 而封□隆之葬, (隆上字疑作豐, 豐隆筮禦雲得大壯卦, 遂為雷師, 亦猶皇帝

橋山有墓，封為增高其上土也，以標顯之耳。山海經西山經注水經河水注俱引作封豐隆之葬，後傳寫脫豐字，注隆上字疑作豐六字，本後人校者之文，今誤屬入注中，正文封偽作豐，今依注改正，而注中六字姑仍其舊）以詔後世。^⑤

英译：He then raised the mound (interpolating 封) over the tomb of Fung-lung (omitting the lacuna here indicated in the text) in order to perpetuate his memory among future generations.^⑤

译文依据洪本，认为文中阙失之“□”应为“豐”，将全句译为：而封豐隆之葬（删去了原文中的阙文符号），以诏后世。

（2）在郑濂校本和洪颐煊校本出现异文时，选择遵循郑本。如卷四：

郑本：□南征翔行，迳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⑥

洪本：南征翔行，迳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⑥

英译：(On)...(day), he marched southward and proceeding with the utmost speed, he cut right across to Tih-tao, ascended (mount) T 'ai hang, and then crossed the Ho in the South, the horses having been kept at a gallop, for a distance of 1000 li.^⑥

译文从郑本，且疑文中所阙为日期。即：（某日）南征翔行，迳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又如卷五：

郑本：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⑦

洪本：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黄下本有□字，从太平御览三十四五百九十二引删，文选雪赋注引作黄臺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⑦

英译：On Ping-shān (1625th day), the Son of Heaven went on an excursion towards the South of Yellow...the heights at the residence, in order to view the dwelling of K'i of the Hia Dynasty.^⑦

译文从郑本，认为文中有阙失，并以“……”替代了中文的阙文符号“□”。

（3）对底本中的阙失和质疑之处，译者给出

与郑本、洪本皆不同的校勘意见。如卷二：

郑本：天子三日舍于鸛鳥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皇帝之宮。^⑧

洪本：天子三日舍于鸛鳥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皇帝之宮。^⑧

英译：The Son of Heaven resided for three day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of Yin-niao. (§ 22) On a lucky day (specially selected), viz. on Sin-yiu (225th day), the Son of Heaven ascended the heights of Kwān-lun and viewed the palace of Hwang Ti.^⑧

译文认为文中的阙失“□”为“脚”，即：天子三日舍于鸛鳥之山□（脚），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皇帝之宮。又如卷五：

郑本：季夏庚□，休于范宮。^⑨

洪本：季夏庚□，休于范宮。^⑨

英译：In the last month of summer, on Kang-suh (855th day), he rested in a temporary palace.^⑨

译文将文中所阙补为“戌”，即：季夏庚戌，休于范宮。又如卷六：

郑本：巳未乙酉，天子绝鉞陞，乃遂西南。^⑩

洪本：乙酉，天子绝鉞陞，乃遂西南。（乙酉上本有巳未二字，从水经汾水注引删）^⑩

英译： (§ 155) On Ki-wei (1248th day) (§ 156) On Yueh-yiu (1274th day), the Son of Heaven proceeded in a westerly direction and crossed the pass of Ying, whereupon he forthwith went towards the South-west.^⑩

译者疑文中有阙，将之译为：巳未□□，乙酉，天子绝鉞陞，乃遂西南。

由上可见，欧德理既不固守郑本，也不拘泥洪本，而是根据其对文本的理解和判断得出自己的校勘结果。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译者不仅对底本进行了补阙和乙正，又进一步将其校勘结果以注释的形式纪录在案，如卷一：

郑本：天子乃乐，□七萃之士战。^⑪

洪本：天子乃乐，□七萃之士战。^⑪

英译：when the Son of Heaven had some music performed..... Rewards were given to the officers of the seven detachments. There was some fighting going on.^⑪

译文疑此处有讹误,添加注释:There seems to be here some corruption of the text. Nowhere else in the whole narrative is any military undertaking referred to, although the King was accompanied by a body guard in seven detachments and six (small) army corps.^⑭即此处似有讹误。虽然天子有七萃之士和六队之卫随行,但文中其他部分皆无叙及军事活动。又如卷一:

郑本:河宗之子孙酈柏絮,且逆天子于智之□。^⑮

洪本:河宗之子孙酈柏絮,且逆天子于智之□。^⑯

英译:One of Ho-tsung's descendants, an earl of P'ü-ang, called Sü, was the only one who came to meet the Son of Heaven at……of Chi.^⑰

译文加注释曰:The original probably read 'on the plains of Yen-kü and Yü-chi'.^⑱即原文疑为:且逆天子焉居禹知之平。在注释中提出了对中文的补阙意见。又如卷六:

郑本:抗者觴夕而哭。^⑲

洪本:抗者觴夕而哭。^⑳

英译:The dressers, having made a libation before the corpse, next took their turn in wailing.^㉑

译文在此处加注释:I assume that 夕 is a slip of the pen for 尸。^㉒即“夕”疑为“尸”的误笔。欧德理英译《穆天子传》共添加了119条注释,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注释都和他对底本的校勘有关。这些注释不仅标明译者对文本的校正之处,表明译者的校勘想法和根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初步具备了校勘记的雏形,从而标志着译者版本意识的自觉。

四 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西译版本 处理之校勘学价值

上文我们以《玉娇梨》、《聊斋志异》和《穆天子传》的底本整理情况为线索,大致勾勒出中国古典小说西译中,译者版本意识从沉潜到萌发再到自觉的历史嬗变。而在这个嬗变过程中,译者在底本厘择和校勘中所采用的文本整理方法,既遵循了西方传统的文本校勘原则,又和中国乾

嘉学派的考证方法相仿,并率先将此方法应用到在中国被视为“小道末技”的“说部”上,这无疑在小说版本的研究上占了先机,对中国小说版本校勘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这种借鉴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版本的重视、内容的校勘和版式的转换三个方面。

对版本的重视 中国传统文献整理的校讎、版本之学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中国古典小说往往被视作“君子弗为”之“小道末技”,被长期摒弃在中国传统文献学之外,对其版本更是少有问津。相较之下,将中国古典小说翻译成西文的西方译者则更加重视小说的版本,即使是在版本意识沉潜的时期,已经开始注意中国小说的版本。如雷慕莎在翻译《玉娇梨》时,提及中文小说拥有四、五种版本。德庇时更是清晰标注其《好逑传》英译本的底本版本。不仅如此,随着版本意识的萌发和自觉,西方译者遂将西方传统的文本校勘原则应用于中国古典小说。胡适曾指出:“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颇使我惊异。”^㉓而他倡导的“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的小说研究新范式,实为西方杜威等人的实验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乾嘉考证之学相结合的产物。实际上西方的文本校勘学源远流长,大致可以追溯至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希腊,是在对《荷马史诗》等古典文本、《圣经》文本、莎士比亚文本的校勘整理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因此,当具有版本校勘素养的西人译介中国小说时,便自觉地将底本校勘纳入翻译之中,在翻译之前,或与翻译同步,即对文本的异文进行了鉴别和修正。这在研究方法上其实和与汉儒校订儒家经典一脉相承的清代乾嘉考证之学殊途同归,不同的是在研究客体上,将考证校勘的方法引入了乾嘉学派忽视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整理和校勘。

具体而言,西方译者在翻译中国小说过程中,不仅重视小说的版本,而且对底本的整理和校勘,又大致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在考察小说版本的基础上慎重选择底本。如翟理斯在参阅了《聊斋志异》多个版本的基础上,选定他认为《聊斋志异》最好的版本——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明伦评朱墨套印本为底本;欧德理选择了《穆天子传》流播最为广泛的金陵郑濂校本为底本。第二步,在厘择出理想的底本之后,往往再

选定其他版本为参校本，与底本进行对校。如翟理斯以《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刻本为参校本，与底本进行对校，纠正了底本中的诸多错讹。欧德理以《穆天子传》临海洪颐煊校本为对校，对底本进行了补阙和乙正。第三步，当译者将借助文本和理性推测出的最佳校勘结果记录在案时，便具备了校勘记的雏形。如欧德理以注释形式将《穆天子传》的校勘加以记录，而欧德理对《穆天子传》的校勘比倡导“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⑧的胡适的《水浒传考证》（1920）、《红楼梦考证》（1921）早了近三十余年。

内容的校勘 内容的校勘指根据文本，对异文或阙失进行鉴别和补正。如翟理斯《聊斋志异·酒友》：

但本：烛之狐也，以故而犬卧，视其瓶则空矣。^⑨

青本：烛之狐也，酣醉而犬卧，视其瓶则空矣。^⑩

英译：Striking a light, he found it was a fox, lying in a drunken sleep like a dog; and then looking at his wine bottle he saw that it had been emptied.^⑪

“以故”和“酣醉”字形上的差别甚为明了，而从表达作者意图上讲，“酣醉”比“以故”更鲜明地表明了狐之“犬卧”的缘由。英译文遵循青本，将之译为“lying in a drunken sleep like a dog.”以青本修正了但本。又如翟理斯《聊斋志异·张诚》：

但本：每于冲衢访弟耗，途中资斧断绝，再而行。^⑫

青本：每于冲衢访弟耗，途中资斧断绝，丐而行。^⑬

英译：Whenever he came to a large town or populous place he used to ask for news of Ch'êng; and by-and-by, when his money was all spent, he begged his way on foot.^⑭

“再”和“丐”可能因形近而误，而“再”在句中词意不通，“丐”则通畅地传达了文中张诚“资斧断绝”后，行乞找寻其弟的执着和艰辛。英译文亦以青本校正了但本。而欧德理的《穆天子传》，不仅在郑本和洪本出现异文时，对异文进行斟酌和鉴别，而且有些译文则和郑本、洪本皆有

所不同，显示了译者对文本独特的校勘意见。如卷一：

郑本：癸丑，天子大朝于燕□之山，河水之阿。^⑮

洪本：癸丑，天子大朝于燕□之山，河水之阿。^⑯

英译：On Kwéi-ch'eu (157th day), the Son of Heaven held a grand levée at mount Yen -^⑰

郑本和洪本均以“□”表示文中有阙失。英译文则在此处添加注释，指出原文疑为：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认为文中的阙失“□”应为“然”。又如《穆天子传》卷二：

郑本：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⑱

洪本：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⑲

英译：Note. -Mount. . . (Chung) is one of the finest mountains of the world.^⑳

英译文将文中的阙失“□”补为“春”，即：曰（春）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再如《穆天子传》卷四：

郑本：顾命柏夭归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㉑

洪本：顾命柏夭归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㉒

英译：On this occasion he commanded Poh-yao to return to his own country. The son of Heaven said, 'Let the descendant of Ho-tsung stop now.' Poh-yao made repeated obeisances, knocking his head on the ground.^㉓

英译文在注释中说明“正”似为“止”。因此将之译为：顾命柏夭归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止也，柏夭再拜稽首。译者给出了和郑本、洪本不同的校勘意见。显而易见，上文诸例皆为对小说内容的校勘，而对小说内容的校勘不仅构成了校勘学的主体部分，显示了译者的校勘素养，而且，其校勘结果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判断其底本依据的有益线索。通过对底本校勘结果的反向推敲，或可还原译文底本的版本情况。

版式的转换 译者在对内容进行校勘之外，还通过分段、空行、换行、标点等做法，改变了小说文本的版式。这种版式的转换，虽然往往并不会影响作者意图及其表达实质，但是客观上已

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校勘学的外延,使版式的转换亦成为校勘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首先,中国古典小说的西译文本,往往将中国古典小说从右往左的竖排版转换成从左往右的横排版,且取消了中文版式里的边栏、行款、版

心及鱼尾。如德庇时英译本《好逑传》所附中文原著的内封,标明其英译本的中文底本为嘉庆丙寅年镌,福文堂藏本精刊古本两才子书《好逑传》。德庇时英译本《好逑传》封面则将福文堂藏本《好逑传》的中文版式完全转换成西式的书籍版式。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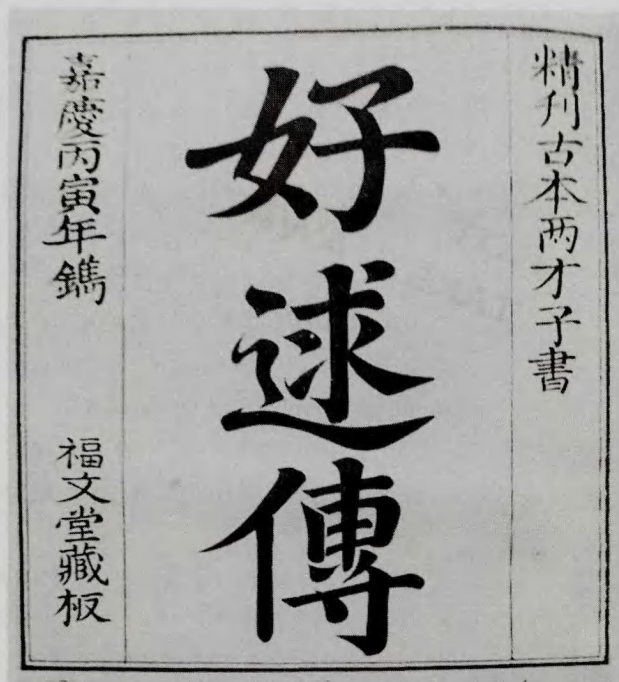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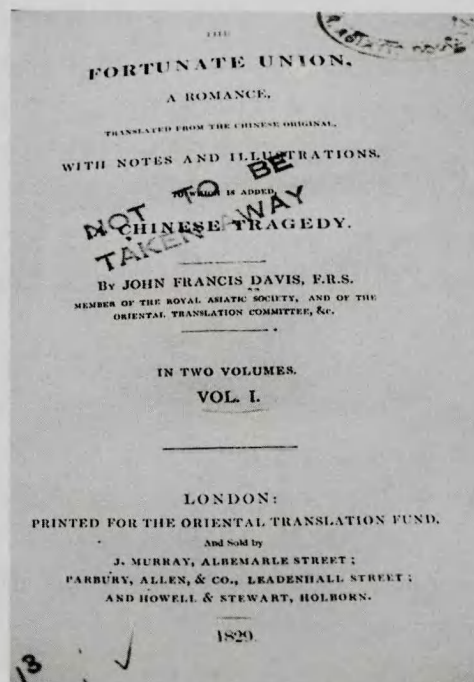


图5

《好逑传》中文内封采取从右往左的竖版,且以直线将版面分成三栏,中间一栏以大字标出书名,左右两栏以小字标注书籍刊刻的时间及其版本信息等,版面四周以双边圈围。德庇时《好逑传》英译本则使用从左往右的横版,版面亦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但并不分栏,依照从上往下的次序分别标注书名、译者及书籍的出版地和时间,且四周无边框。不仅将中文版式转换成西文版式,而且其所传达的信息也有所出入,如中国古典小说在内封中并不标注作者,英译本则在版面比较显著的地方给出译者信息。这又与中国人视小说为小道,小说作者往往不愿署真名的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现象相关联。

其次,中文古籍往往只有卷目或回目之分,并不划分段落,中国古典小说的版式亦循而守之,除小说中诗词歌赋等韵文需换行、提格外,其余

则通篇一体,黑压压一片,没有句子和段落之分。西人在将中国古典小说译成西文的过程中,遵循西人的阅读习惯和版式规范,通过空行、换行、提格等具体方式将译文划分句子和段落。如欧德理的《穆天子传》:

郑本: 己未乙酉,天子绝鉏陞,乃遂西南。戊子,至于盐。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窠轸之陞,乃宿于虞。庚申,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郑。^⑩

英译: (§ 155) On Ki-wei (1248th day)
(§ 156) On Yueh-yiu (1274th day), the Son of Heaven proceeded in a westerly direction and crossed the pass of Ying, whereupon he forthwith went towards the South-west. (§ 157) On Wuh-tsz (1277th day), he reached Kan. (§ 158) On Ki-ch 'eu (1278th day), the Son of Heaven,

turning southwards, ascended the mountains of Poh and crossed the pass of Tin-ling, on which occasion he stayed for a night at Yü. (§ 159) On Käng-yin (1279th day), the Son of Heaven proceeded in a southerly direction. (§ 160) (Having selected) a lucky day, viz. the Sin-mao (1281st day), the Son of Heaven entered Nanching (district city).^⑩

欧德理以音译的方式标示文中的天干地支，既保留了《穆天子传》以天干地支标示日子和接续时间的叙事方法，将周穆王长达数年之久的巡行天下的活动连成一体；又以序数词的形式计算周穆王出行的天数，在天干地支纪日后以括号的形式一并注出，从而把周穆王长达数年之久的巡游纪为1281天。同时，又以纪日为单位，用“§ + 数字”的形式，对中文进行分句，将全书六卷划分成160个句子。这种版式的处理，不仅在版式上使得通篇疏朗有序，而且赋予小说一种内在的逻辑韵律。

西方译者有时亦根据小说情节的转换将句意连续的句子组成一个句群，从而划分出段落。如《聊斋志异·画壁》，小说文字并没有段落之分。翟理斯的英译文则将其划分为5个段落，从“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兰若”^⑪至“群笑而去”为第1段；从“生视女，髻云高簇，鬟凤低垂，比垂髻时尤艳绝也”到“朱局踣既久，觉耳际蝉鸣，目中火出，景状殆不可忍，惟静听以待女归，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为第2段；从“时孟龙潭在殿中，转瞬不见朱，疑以问僧”到“盖方伏榻下，闻叩声如雷，故出房窥听也”为第3段；以“共视拈花人，螺髻翘然，不复垂髻矣。朱惊拜老僧而问其故”为第4段；以“僧笑曰：‘幻由人生，贫道何能解！’朱气结而不扬，孟心骇叹而无主。即起，历阶而出”为第5段。在版式上以空格、换行等方式实现段落的划分，实际上则根据小说情节的起承转合来划分段落。这不仅体现了译者对小说内在章法结构的把握，而且段落划分明显使小说的脉络更加晓畅，层次更加清晰，阅读更加简便。

再次，中国古典小说的西译文本均添著有标点符号，这与部分中国古籍采取圈点之法旨意相似，但两者之间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雷慕莎《玉娇梨》法译本的中文底本为金阊拥万堂梓《玉

娇梨》重绣绣像圈点秘本，此版本在小说中从旁加有圈点，这虽然也有句意休止停顿和评点激赏的作用，但整体版式显得繁琐零乱，并没有能起到调节和引导阅读节奏的作用，反而妨碍读者的正文阅读。而译本则主要用句号和逗号表示句意的停顿，既便于读者的阅读，又显得版式简洁清晰。

标点符号虽然只是语言中的辅助书写符号，但是由于标点符号在语言中的特定作用，标点符号的使用往往对语言影响极大，且不同的语言自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标点符号系统。与语言配套使用的标点符号不仅构成并反映了语言的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而且在更深的层次折射出各个语言所在的特定文化范畴内的思维模式。如中国传统的句读符号，在标示句子停顿和休止的作用之外，亦具有一定的评点功能，而在中国古典小说译成西文的过程中，译者以西式的标点符号替代中国传统句读符号，虽然使中国传统句读符号的点评功能遗失殆尽，然而，通过西文中逗号、句号和问号、感叹号等表示疑问或感叹的符号使用，加强了小说文本阅读的语气功能，文本的内在情感亦通过标点符号突出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从传统句读到新式标点符号运用的演进轨迹。

综上所述，西方译者在翻译中国古典小说过程中对版本的重视、内容的校勘和版式的转换，均体现了西方译者版本意识的逐渐自觉。而西方译者对小说版本的重视，不仅在时间上比中国学人对小说版本的考证早了至少三十余年，而且其所采用的文本校勘方法，又和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倡导的“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的研究理念相合，与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在新式标点、分段等作法上不谋而合^⑫。而作为主其事者的胡适，他的治学方法的形成，自然与他早年留学西方的经历密不可分。胡适在继承乾嘉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杜威等人的“实验主义”，并将两者结合起来运用于古典小说的整理与研究。因此，如果说“西学东渐”是促进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小说研究新范式建立的重要动力，那么“中学西传”亦是另一股不可忽视的促力，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西译过程中，译者对小说文本的整理和校勘及其版式处理，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校勘的先声。

- ①郭英德称之为“一书各本”现象,《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
- ②王薇《〈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3辑。
- ③王金波《〈红楼梦〉德文译本底本再探》,《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辑。
- ④王金波《乔氏〈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考证》,《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1期。
- ⑤Thomas Percy, ed, *Hau Kiou Choo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trans. James Wilkinson,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1, Vol. I, Extract.
- ⑥《合刻天花藏才子书》绿荫堂藏版,第十六回。
- ⑦《重镌繡像圈点秘本玉娇梨》金阊拥万堂梓,第十六回。
- ⑧Abel Rémusat, *Iu-Kiao-Li, ou les deux cousines: roman chinois*, Paris: Moutardier, 1826, Tome IV. p. 44.
- ⑨《合刻天花藏才子书》绿荫堂藏版,第十九回。
- ⑩《重镌繡像圈点秘本玉娇梨》金阊拥万堂梓,第十九回。
- ⑪Abel Rémusat, *Iu-Kiao-Li, ou les deux cousines: roman chinois*, Paris: Moutardier, 1826, Tome IV. p. 165.
- ⑫英国曼彻斯特 John Rylands 图书馆特藏书库藏有刻石堂藏板《玉娇梨》,但仅存第一、二回。
- ⑬⑭《合刻天花藏才子书》绿荫堂藏版,第一回。
- ⑮《重镌繡像圈点秘本玉娇梨》金阊拥万堂梓,第一回。
- ⑯⑰《玉娇梨》刻石堂藏板,第一回。
- ⑱《重镌繡像圈点秘本玉娇梨》金阊拥万堂梓,第一回。
- ⑲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Introduction, pp. xvi - xvii.
- ⑳《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一《瞳人语》。
- ㉑《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卷一《瞳人语》。
- ㉒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p. 4.
- ㉓《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一《画壁》。
- ㉔《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卷一《画壁》。
- ㉕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p. 8.
- ㉖《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一《成仙》。

- ㉗《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卷一《成仙》。
- ㉘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p. 35.
- ㉙《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一《王成》。
- ㉚《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卷一《王成》。
- ㉛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p. 45.
- ㉜《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一《贾儿》。
- ㉝《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卷一《贾儿》。
- ㉞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p. 52.
- ㉟《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一《贾儿》。
- ㊱《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卷一《贾儿》。
- ㊲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p. 53.
- ㊳《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一《陆判》。
- ㊴《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卷一《陆判》。
- ㊵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p. 57.
- ㊶《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一《陆判》。
- ㊷《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卷一《陆判》。
- ㊸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p. 62.
- ㊹《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一《陆判》。
- ㊺《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卷一《陆判》。
- ㊻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p. 62.
- ㊼《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一《陆判》。
- ㊽《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卷一《陆判》。
- ㊾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p. 64.

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西译的版本处理及其校勘学价值

- ⑤⑩《穆天子传》郑濂校本卷一。
 - ⑤⑪《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一。引文括号内的文字为原文中的双行加注，下引同此。
 - ⑤⑫*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4, 1889, p. 229.
 - ⑤⑬《穆天子传》郑濂校本卷二。
 - ⑤⑭《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二。
 - ⑤⑮*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4, 1889, p. 230.
 - ⑤⑯《穆天子传》郑濂校本卷四。
 - ⑤⑰《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四。
 - ⑤⑱*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4, 1889, p. 239.
 - ⑤⑲《穆天子传》郑濂校本卷五。
 - ⑤⑳《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五。
 - ⑤㉑*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5, 1889, p. 250.
 - ⑤㉒《穆天子传》郑濂校本卷二。
 - ⑤㉓《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二。
 - ⑤㉔*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4, 1889, p. 230.
 - ⑤㉕《穆天子传》郑濂校本卷五。
 - ⑤㉖《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五。
 - ⑤㉗*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5, 1889, p. 248.
 - ⑤㉘《穆天子传》郑濂校本卷六。
 - ⑤㉙《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六。
 - ⑤㉚*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5, 1889, p. 257.
 - ⑤㉛《穆天子传》郑濂校本卷一。
 - ⑤㉜《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一。
 - ⑤㉝*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4, 1889, p. 226.
 - ⑤㉞《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一。
 - ⑤㉟*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4, 1889, p. 227.
 - ⑤㊱《穆天子传》郑濂校本卷六。
 - ⑤㊲《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六。
 - ⑤㊳*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5, 1889, p. 253.
 - ⑤㊴*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5, 1889, p. 253.
 - ⑤㊵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 ⑤㊶杜和春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 ⑤㊷《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二《酒友》。
 - ⑤㊸《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卷二《酒友》。
 - ⑤㊹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p. 102.
 - ⑤㊺《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二《张诚》。
 - ⑤㊻《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卷二《张诚》。
 - ⑤㊼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0, p. 130.
 - ⑤㊽《穆天子传》郑濂校本卷一。
 - ⑤㊾《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一。
 - ⑤㊿*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4, 1889, p. 227.
 - ⑥①《穆天子传》郑濂校本卷二。
 - ⑥②《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二。
 - ⑥③*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4, 1889, p. 231.
 - ⑥④《穆天子传》郑濂校本卷四。
 - ⑥⑤《穆天子传》洪颐煊校本卷四。
 - ⑥⑥*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4, 1889, p. 238.
 - ⑥⑦《穆天子传》金陵郑濂校本卷六。
 - ⑥⑧*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 XVII., No. 5, 1889, pp. 257 - 258.
 - ⑥⑨《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氏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卷一《画壁》。本段引文同此。
 - ⑥⑩关于亚东版小说的标点和分段，可参考赵真、孙逊《用现代文法处理古代小说的有意尝试——关于亚东版小说的新式标点和分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 本文为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项目成果、上海市高校创新团队项目“中外文学关系比较”成果、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成果。
-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李 超